

自己的看法。修辞格牵涉的面很广，有的涉及词汇、语法，有的涉及作文法，有的同文体有瓜葛。虽然修辞格有待讨论的问题不少，但是我相信，只要大家对修辞学的对象任务有个统一明确的认识，有关修辞格的性质、功能等问题是可以弄得清楚的。

注：

① 《修辞概要》说的肯定和否定和《修辞学习》说的肯定和否定（简称为“肯否”）不尽相同，但前者包括后者的一部分内容。

② 吕叔湘、朱德熙二位先生在谈到标点符号的作用时说：“有了破折号和省略号，从前必须加以注解甚至叹为神妙之笔的‘半句头话’（如《红楼梦》九十八回黛玉临死时的‘宝玉！宝玉！你好——’）也就不足为奇了。”（《语法修辞讲话》236页，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）吕、朱二位说的“半句头话”就是所谓跳脱的用例。

③ 分别见《陈望道语文论集》611页、谭庸的《修辞浅说》64页、65页。

## 郭沫若的《蔗红词》是爱情诗吗？

《蔗红词》是郭沫若留日初期的作品，未单独发表过，最早记录在他一九二八年的日记《离沪之前》，注意者不多，但凡提及的，都断言它是爱情诗。海英就肯定它是写郭沫若与安娜的恋爱。

其实，《蔗红词》并不反映郭沫若与安娜的恋爱。郭沫若在《民国三年以来我自己的年表》中，于一九一六年之下记着：“与安娜相识，恋爱。”而《蔗红词》却写在一九一五年。这时，郭沫若尚未与安娜认识呢！

《蔗红词》不仅不是反映郭沫若与安娜的恋爱，而且也不是写爱情的。

一九〇七年秋季，郭沫若升入嘉定府中学，但“对于学校的课程十二分不满意，能够填补这种不满意的课外研究又完全没有”，于是“焦躁到不能忍耐的地步”，成了一个“在学校里爱闹风潮，在学校外爱惹是非”的旧教育制度的叛逆者。当然，那时的叛逆并不都是能走上正路，他时常在校外喝酒。有一次喝得大醉，无法回学校，便在旅馆暂住。不久，他的好友汪君找到了他，帮助了他。对此，郭沫若在自传中有详尽的叙述：

模糊地睡熟了。有人吻着我，把甜蜜的凉汁渡入我的口中。我睁开眼睛一看就是汪君。

……

“你怎么晓得我是在这儿的？”

“我晓得你不能回学堂，一定是在客栈里睡。几家客栈我都沿街打听来了，在这儿才找着你。我想你一定口渴，在街上买了几节红甘蔗来。”

说着他又笑融融地咬了一口来渡在我的口里。

这一引文的内容，与《蔗红词》所写的，几乎完全相同。可以断定《蔗红词》的内容，是写友谊的，是写郭沫若对其少年时代的朋友汪君的怀念。

郭沫若是很重友情的，他怀着美好的感情念及少年时代的朋友，不止汪君一个；写下的诗文，也不止《蔗红词》一篇，而《蔗红词》却是最早的一篇。

· 豁然 ·